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九



13
849
101



冊
849
10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

儒學

退讓

畏慎

廉儉

儒學

研精聖哲之言服膺儒籍之道造次於是夙夜不忘
此素履之士強學之所為也若乃生於肺腑之親幼
有青紫之盛遨遊戚里沐浴天澤而能臺臺於儒墨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十五

拳拳於文雅上則知其要道下則成其俊才終則保其高明免夫顛越此皆外屬之選君子之尚者已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孝景未為中大夫學盤

孟諸書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各法者也

馮野王字君卿孝元昭儀之兄也受業博士通詩為

太子中庶子

逯字子產野王之弟也通易太嘗察孝廉為郎

立字聖卿逯之弟也通春秋為郎稍遷諸曹

蔡字叔平昭儀之少弟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

中

班伯成帝婕妤之兄少受詩於師丹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眠殿親戚會同

拜為中嘗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尚書

論語於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義講異同

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

伯弟旂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止以對

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間有志行成帝選為太子庶子

後漢樊儵光武舅宏之子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

春秋嚴彭祖也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初爲復士校尉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少勵志行修儒術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帝器之拜郎中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擾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精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嬰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琊承官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

疏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譏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傳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到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梁松字桓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

賁中郎將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

郊祀封禪禮儀嘗典論議寵幸莫比

松弟竦字叔敬二女為章帝貴人竦少習孟氏易弱

冠除授教和帝即位追封竦為褒親愍侯

竇固字孟孫尚光武涅陽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

傳喜習兵法

馬巖明德皇后從兄少孤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

典並研窮春秋左氏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群言遂

交結英賢京師咸器異之仕郡為督郵

鄧弘和熹皇后之兄少治歐陽尚書授和帝禁中諸

儒多歸附之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

魏下蘭武帝后弟秉之子少有詞學獻賦贊述太子

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詞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

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

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由是遂見親敬

晉羊祐字叔子景獻皇后同產弟博學能屬文舉上

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

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後為征南大將軍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美累

遷中護軍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弟文義通博在朝忠直累遷

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

宋臧燾高祖敬皇后兄也與弟熹並好經學燾仕至

太嘗

袁豹字士蔚文帝袁皇后之從父好學博聞覽典籍

為著作郎

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中興初為中書郎領著作侍講

東宮其所論釋多見採述

梁王錫字公嘏駙馬都尉琳之子也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授太子舍人

後魏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之兄也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將還長安始就學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後爲侍中太師中書監

北齊李祖昇文宣李皇后之長兄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

唐竇威字文蔚高祖太穆皇后從父兄也諸昆弟并

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謂爲書癡高祖初爲丞相府司錄參軍禪代文翰多參預焉仕至內史令

長孫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仕至

太尉

竇維盜昭成順聖皇太后父孝湛從子也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盜獨清儉自守官至水部郎中撰吉凶禮要十卷行於代自至而晉韓暉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唯暉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暉以文學署交成文

水令入為太原少尹

退讓

夫居寵思危受爵能讓斯賢達之令範也矧夫席國
姻之勢處外戚之重崇高疾顛之可畏驕侈自至而
不期蓋福者禍之所伏盈者人之所惡既物禁乎泰
盛道實在於若冲乃有內懷撓抑外忘滿假安和而
不競抑損而自持耽近耆德推避殊寵懇辭政柄願
還封邑稱疾而引退抗疏以致誠徵前訓以極其敷
喻披至心以祈於哀惻斯固保玄元止足之戒遵栢
翳謙益之論貴而能降滿而不溢者乎

賈長君賈太后之兄與弟少君家長安中終

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於是選長者
之有節行與君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

王鳳字孝卿元后之昆弟成帝即位鳳以舅為大司

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時黃霧四塞終日塞蒲也言天

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

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

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

異見顯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

下即位思慕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故詔臣鳳典

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皇
 天地赤黃之異弗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
 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
 骸骨辭職帝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
 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
 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
 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
 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

王商字子夏鳳之弟成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

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閉之更以為大將軍實封二千

戶

王根字稚卿商之弟成帝時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
 政五歲乞骸骨帝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
 金五百斤罷就第

後漢樊宏字靡卿光武之舅建武元年拜光祿大夫
 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及病困車駕臨
 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
 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
 張食邑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以爲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議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

答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之母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詔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邵元節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爲虎賁中郎將性質誠

畏慎不愛權勢聲名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

馬防字江平廖之弟永平末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章帝卽位拜車騎將軍光執金吾後又封防潁陽侯光為許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屢以明帝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既破北單于詔使中郎將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

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二年詔曰大將

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

舊典並蒙爵士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

戶篤鄴侯景汝陽侯環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

封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安帝永初元年封上蔡侯騭弟

悝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

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詣

關

間關嶺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

可收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

渥澤並克列位光昭當世時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
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至聖之
德遭國不造仍罹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
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
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
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
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嘗母
子兄弟內相勸勵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
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以增罪累惶窘怔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騰頻上疏

於五六乃許之四年騰母新野君寢病騰兄弟並
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聞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
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
后許之騰等既還里第並居家次間至孝骨立有聞
當時及服闋詔喻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
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特進在列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
侯之上
梁商字伯夏順聖皇后之父爲執金吾陽嘉二年封
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固
稱疾不起

梁不疑冀之弟也爲河南尹時冀以不疑好經書喜待士陰疾之因中嘗侍白帝轉爲光祿勳不疑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

伏完爲執金吾獻帝建安元年以後父拜輔國將軍儀同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將軍尋遷屯騎校尉

晉楊珧武帝悼皇后之叔父珧兄駿以後父爲車騎將軍珧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及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

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疋

裴頠字逸民惠帝賈后之從母昆弟歷尚書侍中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曾不殷勤固讓及遷尚書左僕射專任門下事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年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之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嘗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

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身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靖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獎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

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拱嘗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頰塵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寔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能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鑒可爲

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賢聖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不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欸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禍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欸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

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疎奏帝納其言而已
亮父深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
妻丘氏追封鄉君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咸帝又下
詔追贈深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庾冰亮之弟也康帝時爲車騎將軍領江州刺史鎮
武昌及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辭以疾篤尋卒

褚裒康獻皇后之父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
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辭詔以爲左將軍交
州刺史太后臨朝拜裒侍中錄尚書事裒上疏固請
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

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
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
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
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
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
是改授都督青陽徐兖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
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
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事劉遐說裒曰會稽王
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
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
何煥穆章皇后之兄也父準高尙寡欲徵拜散騎郎
不起穆帝升平元年追贈準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
縣侯煥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何澄準之子也爲尙書領瑯琊王師安帝卽位遷尙
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澄以脚疾固讓特聽不朝
坐家視事

王蘊孝武帝定皇后之父遷光祿大夫領五軍尙書
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
典固辭不受朝建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

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蘊後固讓謝安謂曰卿
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
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
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
宋何戢尚山陰公主爲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
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
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
梁王錫駙馬都尉份之子爲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
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志望
兼此羸病庶務難擁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

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

後魏高祖文昭皇太后之兄子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嘗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竇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封汝南王瑗固辭不拜

李延宴字子熹爲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宴以保字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北齊段榮除羸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

隋竇榮定尚高祖姊安成長公主開皇初拜左武衛大將軍高祖欲以爲公榮定上書曰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托葭葦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高祖乃止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任寄逾重爲兵部

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報抗表陳讓高祖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事

唐長孫無忌文德皇后之兄貞觀二年爲尚書右僕射深以滿盈爲誠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辭讓太宗不獲已下詔曰昔東漢功臣莫任機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長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舉風彩凝映賢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釁生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聲實俄遠然以椒掖之親處權衡之地深知止足有戒滿盈之言情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厲貪競可

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寶應二年封拜外戚授湊太子詹事封濮陽郡公湊固讓改簡較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十王宅使

畏慎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易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斯畏慎之謂也乃有連帝族之懿席外親之寵位勢貴盛光華舉集而能軫高危之慮保謙益之訓側身以怵惕歛跡而韜晦簡御門族謹守法度周旋富盛深懲侈縱惟止足而是念專靜默以自守

由漢之後不乏其人莫不亢宗保身歷屯夷而無咎
令聞長世俾子孫之逢吉者焉

漢班伯成帝婕妤之兄以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

也為風 所傷 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 受其秩俸而賞 在自養病也

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婕妤供養東宮

成帝 母 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伯歲為

久之帝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

伯弟穉少為黃門郎中嘗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

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 盾讀曰克盾 樨 事之官也

獨不敢答 言其 慎

仁宴哀帝傅皇后父也初封孔鄉侯宴深善於桓譚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宴

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王至愛而

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宴驚動曰然

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

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

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

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

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宴曰善

遂罷遣賓客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負欵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後漢樊宏光武之舅建武中封壽張侯位特進宏爲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帝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人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驃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帝甚重之

宏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淨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中儵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信一言寵爲特進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帝追思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前母兄明帝為執金吾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嘗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以父任為郎永平末受遺詔代趙熹為衛尉時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肖毀譽

馬光廖之弟為黃門侍郎為人小心周密章帝以是特親愛之

馬嚴明德皇后從父兄初仕郡督郵嚴聞明德立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

馮柱尚明帝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三遷虎賁中郎將自太后臨朝兄弟皆居禁中騭謙遜不欲從在內連求還第歲餘

太后乃許之騭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勲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交輕薄屬託

於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坐謀不軌故鄧氏深引為誠者也闔閉也

鄧康和熹皇后從父子襲父珍封夷安侯康以太后父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遂謝病

不朝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爲大將軍簡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

竇武字子游桓思皇后之父延熹中爲城門較尉封槐里侯武兄子虎賁中郎將紹性疎簡奢侈每數切慮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太小莫敢違法

魏郭德明帝郭元后之從弟封平原侯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德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

吳全琮尚大帝女公主爲大司馬軍師琮旣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虛接物貌無驕色晉楊珧字文瑀駿之弟也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悼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都督趙休上書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楊濟字文道珧之弟也累遷太子太傅與兄珧深懼

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兄駿斥出王佐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

王蘊孝武定皇后父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使嘗侍如故

褚裒爲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

宋王偃孝武皇后父爲右光祿大夫而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

梁王騫拜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較尉初騫見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溢非所欲

也勅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何喬齊永昌中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喬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喬雖貴顯嘗懷止足

蔡樽字景節爲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已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後魏馮誕字思正文明太后兄元熙之子也與弟脩年才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整飾容

儀寬雅恭謹而已

北齊斛律金爲太師左丞相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
三公王金嘗謂長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
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
不獲免嘗以爲憂

元韶襲封彭城王爲太傅錄尚書事文宣天保元年
降爵爲公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
韓軌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
以勳庸歷登台鉉嘗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

後周閻慶爲寧州刺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
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乃
詔慶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
室嘗以謹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

竇毅爲大司馬性溫和每以謙慎自守又尚太祖第
五女襄陽公主時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
有矜隋之容時人以此稱焉

唐吳澈章敬皇后之弟竇應中以元舅拜鴻臚少卿
久之改左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澈以恭慎謙
首聞於時

天湊章敬皇后之弟小心謹慎智識周敏代宗朝獨承顧問自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徧歷中外親要之職雖云聖獎隆深亦湊小心敬慎所致也

王用莊憲皇后之弟憲宗時以元舅爲金吾衛大將軍謙和善守寡所與事公卿大臣以此多之

郭釗憲宗懿安皇后之兄也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釗元和申簡較工部尚書克邠寧節度使數歲徵入爲簡較戶部尚書兼司農卿釗大勲之後積代姻聯帝戚而能恭慎自持居官處家無驕怠之色奢侈之失釗弟鏐又尚順宗長女德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殿

中監穆宗卽位鏐以叔舅改金吾大將軍太子詹事克開廡宮苑使從容上列三十餘載椒房之貴舅氏之尊國朝外戚罕有其比而恭遜恪慎爲時論所稱晉安彥威與少帝母太妃安氏近屬也帝以涓陽待之而未嘗挂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之聞者服其慎重

廉儉

夫居戚屬之地有肺腑之親富貴既盈驕侈必至乃有操行自著志尚不群持若驚之心知守約之道外無輿馬之飾內無峙積之帑辭賞賜之命塞賂遺之

門以至第宅纔蔽於風雨妻子略不於衣食矯淫靡之失顯端慎之名使國家無私恩之譏世祿垂由禮之訓傳於方策亦可謂之賢矣

漢傅喜字權游定陶太后從父弟時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位至大司馬

後漢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建武中爲期門僕射每出入嘗操持小蓋鄣翳風雨躬履塗泥第宅苟完裁蔽風雨

鄧騭女弟爲和熹皇后騭弟弘卒后賜錢十萬布萬疋騭等辭不受時元元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繼盜賊群起騭兄弟崇節儉罷力役故天下復安騭益至大將軍

竇武長女爲桓帝皇后武爲城門校尉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克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

魏荀暉尚書令彧長子太祖以女妻暉後稱安陽公主彧及弟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暉官至虎賁中郎將

晉王恂以文明皇后弟爲河南尹肅令袁毅嘗餽以

駭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被廢黜
庾冰字季堅明穆皇后亮之弟也冰天性清慎嘗以
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
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
之

褚裒康帝時以后父爲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
雖君方伯嘗使私僮樵採

王濛字仲祖哀帝靖皇后父俸祿資產嘗推厚居薄
以清約見稱

王恭字孝伯孝武定皇后兄以外戚爲將帥及死之
日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

宋趙倫之武穆皇后弟爲左光祿大夫領軍倫之雖
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

臧蓋武敬皇后兄自高祖受命徵拜太嘗雖外戚貴
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餐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
戚共之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父少好學雅尙清儉位至侍
中

唐長孫敞字休明文德皇后之季父少儉約不事華
侈而好節義位至宗正卿平原郡公

蕭復字履初新昌公王子父衛為太僕卿駙馬都尉復生於戚里少秉清操其群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游伯父燕每歎異之曰與吾門者必此子也

竇維蓋玄宗舅希瓊從父弟也好學以著撰為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蓋獨清儉自守官至兵部郎中

郭皎憲宗皇后從父即高父子儀之猶子也勲聞之家獨守儉素以是獲用於時位至邠寧節度使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 七

奢縱

專恣

驕慢

奢縱

夫位不期驕而傲逸之自至欲不可縱而禮度之遂愆故先儒以為損之招而惡之大也漢室而下乃有

藉帝闈之勢處外姻之貴罔思克已靡圖進德不以盛滿而為戒姑務紛華而自恣乃至輿服奉養之物極其珍麗室宇晏樂之具過於豪縱踰矩而弗禁怙奢而彌放其或盈而蕩佚而邪天實禍淫咎不旋踵惟其所召孰將見哀至乃獲免於身克終牖下彼已之請亦足配焉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為丞相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帝責其此請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也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曲

也音友由此滋驕滋益也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言也以甲乙之言

甲則為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屬建及也音之欲切前堂羅鍾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

也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

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

霍禹孝宣皇后之兄也禹嗣父光為博陸侯與弟山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光兄孫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如上朝謁莫敢譴也

史丹祖父恭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恭子高為大司馬庫騎將軍領尚書事封樂陵侯成帝初丹為左將軍光祿大夫封武陽侯尤得信於帝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僕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樂

王譚成帝舅也封平阿侯譚帝商成都侯立江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世謂之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河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彌望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沃

之百姓歌之五侯初起曲陽最怒懷決高都連意外

杜懷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一云

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行及外杜里或謂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作大第宅不得從土山漸臺西白虎皆以劫天子之制也其辭

奢如此

王商成帝舅成都侯嘗病欲避暑從帝借明光宮

光明

宮在城內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殿以

行船立羽蓋張周圍輯濯越歌輯與輯同與程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

輶權人為越歌也指謂權之短者也今帝幸商第見

異越之人呼為撓音撓越歌為越之歌

冊存元龜外戚部

穿城引水意恨內街之

曲陽侯根奢驕僭上赤墀青瑣

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謂刻為連瑣

交而青至也

後漢馬防明德皇后之兄也為衛尉後以病乞骸骨
詔賜故山中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
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
第觀連閭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
賓容奔湊四方畢至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弟篤為衛尉景環
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窳極工匠

莫莫頓烈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乃大起第
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懸
牖皆有綺疏青瑣園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
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歲
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上第山十里九坂
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冀與妻孫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
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
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

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十里又起
 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
 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
 有犯者罪至刑歾冀又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轎車
 鄭玄注周禮云軒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
 轎頭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嘗也 埤疇攸冠
 埤下也音頻爾 折上巾 蓋折其中 擁身扇 大扇
 切一音皮彼切 單衣 狐居曳也 冀又以火浣布為單衣晉大會賓客
 若狐尾也 莫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偽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燁燁
 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晉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性豪侈費用無齊限而

居炭和作獸形以溫酒雖下豪貴咸競効之又喜遊
 讌以夜續晝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
 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為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
 豪侈及石崇羊琇之徒以奢侈相尚愷作紫絲步障
 四十里又用赤石脂塗壁
 王濟尚嘗山公主年二十起家為中書郎遷侍中出
 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於是移第北邙山
 卜性豪侈麗服玉食時雒京地甚貴濟穴地為馬埽
 編錢蒲之時人謂之為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

悉貯琉璃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賈謐惠皇后妹之子本姓韓以賈后之勢資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儲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宋徐湛之母高祖女會稽公主爲尚書僕射湛之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音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資端研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而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

肴饌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饌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何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大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遊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南齊何戢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爲吏部尚書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服被飾極爲奢麗

後魏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雒州都督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

北齊爾朱暢魏孝莊皇后弟也為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極窮豪侈

妻獻武明皇后兄子也獻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

唐楊慎交尚中宗女長寧公主為駙馬都尉與武崇訓等各將油灑地以築毬場用功數百萬妨害農務

欵怨於人武延秀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於金城坊造宅窮極

奢麗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楊國忠文宗貴妃從父之子為右相兼劍南節度與

如姊號國夫人於宣揚里連構甲第土木被錦

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號國夫人聯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諧謔衢路觀者無

不駭歎每扈蹕驪山國忠以劍南幢節引於前出有

戲路還有軟脚遠近餽遺珍玩狗馬闈侍歌兒相望于道

國忠子暄為太嘗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王暄弟

暄為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於親仁里立第窮極奢侈杜悰為駙馬都尉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

華侈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為戶部尚書充租庸使巖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棕服御飲饌華侈巖恥其不及繇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餽歛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燠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至巖踰垣而逸素與許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專恣

甥舅之戚雖六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為後帶礪之厚莫重焉而降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強

幹而弱枝防微而杜漸也人亡政息世變風移牝雞司晨良書之訓無補彼童而角詩人之刺足聞於是親黨並興寵倖滋熾貧富埒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避燠之狐託神丘而逞志大則時術之蟻漏山阿而構災博觀前聞用垂明誠

魏冉秦昭王冉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戒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為政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昭王悟免冉相國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漢田蚡武帝母王太后異母弟為太尉雖不任職以

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効効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

皆去丞相竇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薨丞

相昌御史大夫翟青坐喪事不辦免帝以蚡為丞相

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郡及諸侯也蚡為人貌侵

生貴甚使短小也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多長年

武帝初即位富於春秋謂年勿也蚡以肺附為相舊解云肺附如

肝肺之相附著一說肺斫木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

下不肅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

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上官桀為左將軍與大將軍霍光結婚相親光長女

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

內安女後宮為婕妤鄂邑所食邑為蓋主數月立為皇

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

代光決事

霍禹光子光薨禹嗣為博陸侯魏相為御史大夫後

兩家奴爭道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

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

王鳳成帝長舅封平陽侯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
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顯顯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嘗薦

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帝召見歆誦讀

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嘗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也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

右叩頭爭之帝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

如此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嘗不平定陶共王來朝

天子留不遣歸國曰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

有廖定陶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帝甚親重鳳心不

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

嘗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

非嘗詭違也故天見戒見顯示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

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

章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廼奏封事言日蝕之

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章對曰日蝕陰侵陽臣顯君

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

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鳳不可令久典事

宜退使就第天子感悟納之囚薦鄒瑯太守馮野王

以代鳳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辭指甚哀帝少而親倚

鳳弗忍廢使尚書劾章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

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王莽孝元皇后弟子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共徵立
 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
 政於莽莽顯威福江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
 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誅
 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
 遂遣使者逼守立仁令自殺

後漢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
 子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
 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盱婦家上書言

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

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竇憲章德皇后兄也侍官掖聲執遂以賤且請奪沁

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
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

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陰喝猶噎塞也陰音
於禁切喝音一介切

或作鳴音
鳥故切

後發覺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

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

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

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

壽鄧
暉子

繇是朝臣震懾望風

承旨

竇景憲之弟為執金吾子孫放縱張酺為河南尹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減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關顯安思皇后兄也建光初顯及弟景耀晏並為卿較典禁兵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重前朝乃譔有司奏寶及其黨與皆下獄於

景為衛尉耀城門較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

孫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

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

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

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

減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

帝乃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冲帝

立始在緹抱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

參錄尚書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
 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
 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
 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較尉郡
 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
 人彼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
 者至於罪徒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上第
第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以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
 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賓客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

取奴女御豎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
 卒所在怨毒冀又起別第於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
 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冀專擅威柄凶恣
 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宿衛近侍並所親樹樹
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
 謝恩然後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
 賓客家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
 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路以補朝
 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託罪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繇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宅事乃腰斬之時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之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而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

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

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

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

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

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疾偽死結蒲為人市棺

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咎殺之隱蔽其事

學生桂陽劉嘗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

辱之時太原郝絮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

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
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
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千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
免因與櫬奏書冀門書入仰樂而死家乃得全及冀
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
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嘗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
諷衆人共薦其子喬爲河南尹喬一名胡狗時年十
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
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
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

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
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徒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歿於
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穎陰侯喬子桃爲城父
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
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
吳何洪後主母何姬弟也後主立封洪與弟將植並
爲侯植至大司徒吳朱昏亂何氏矯僭子弟橫放百
姓患之

晉王愷文明皇后弟也爲後將軍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繇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

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楊駿武悼皇后弟也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自太康已後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

天下武帝末年恐楊氏之偪復以王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太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

賈謐賈后妹子也爲賈充後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

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

庾亮明帝時為中書監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喬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太臣規其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為尚書令輔政專權與奪征已又嘗謂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肇當衡軸每事任已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繇是怨聲盈路

北齊段孝言武明皇后姊子為清河郡尹孝言本以勲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來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檢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為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料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

復分車廻取事悉聞輒出爲海州刺史
後周鄭譚尙梁國公主宣帝時爲內史下大夫譚頗
專權時帝幸東京譚擅取官材以自營第坐是復除
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復召之顧待如初
唐竇軌太穆皇后從父兄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
行臺左僕射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
箠歲至數百次與行臺尙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
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
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軌而殺之行方大
懼奔於京師軌追斬不及

武延秀尙中宗女安樂公主爲太嘗卿兼右衛將軍
延秀旣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薛詵爲尙衣奉御開元二十八年殺人等泚長流滾
州死於路其黨十人竝杖詵帝之甥也性貪猥恃託
國戚恣行兇忍嘗於私第使郡奴以重賈於坊市誘
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移歲乃爲所告
帝深惡之以其親遂不明殺
李脩憲宗莊憲太后妹婿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元和
十年莊憲太后薨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侍能惜費
每事減損靈駕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

門壞於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費勞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注皆懸因而頽壞所不及輶車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輒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罷誣奏輶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帝以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人士爲之側目

梁張漢傑末帝德妃之兄歸霸之子也未帝嗣位漢

昇漢傑並爲近職漢昇早亡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慧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

漢李業太后季弟隱弟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用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語會宣徽使關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繇是積怨蕭墻之變自此而作

謙以受益卑以自牧蓋先典之格言君子之攸處造
次於是則無所不至而有姻連帝族位繇后寵爵賞
已極權勢已隆忘至訓於益恭遵棄德而不讓傲慢
成性驕狠為心預時政而昧於大猷蔑指紳而違于
明哲敗不旋踵痛可言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后同母弟為丞相時灌夫燕相坐
法去官家居長安夫嘗有服謂喪服也過丞相蚡從容
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仲孺字也過魏其侯實嬰所封會仲孺
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况賜也夫安敢以

服為解解猶辭之也老請語魏其具具辯具酒食將軍

日蚤臨旦日明日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市牛酒益多也夜洒掃張具洒音灑又音所寄切至旦平明令門

下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

不懌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不當忘也廼駕自往迎蚡蚡

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

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往又徐行夫愈益怒

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切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

至夜極歡而去

上官安以昭帝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子病死仰而罵天

霍雲以昭帝后族為中郎將封冠陽侯雲當朝請數

稱病移出

請音才性切

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

頭奴上朝謁

朝當用謁本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上言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

莫敢

譴者

後漢陰就以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

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

梁冀以順烈后族為大將軍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

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晉楊駿以武帝后父自鎮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

侯漸驕傲胡奮語之曰卿侍女更豪邪與天家婚未

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

卿女作婢何所增損

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為中護軍寵遇甚厚杜預

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賈謐本姓韓賈后父克之外孫嗣克為臨顯侯惠帝世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嘗與從父弟導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陳柳盼以高宗皇后弟又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

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直使酒嘗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後魏賀盧賜爵遼西公道武遣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帝勅儀去鄴盧亦引歸

北齊尉景仕東魏為太傅景妻嘗山君神武之姊也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泫然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靜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恙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
耶嘗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眠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
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
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嘗
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嘗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
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爾朱文畧姊為魏孝莊皇后神武納之初神武遣令
怨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

胡長仁以武成后兄為尚書令長倚親驕豪無所畏

惛

隋呂道貴高祖從舅也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自鄉
里徵入長安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戚容但連呼高祖
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苦桃道貴從姊名也是後數
犯忌諱動致違忤帝甚恥之乃命高穎厚加供給不
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齊南太守令即之
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
稱皇舅數將儀注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
之後廢郡終於家子孫無嗣焉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

雖職務脩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
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幸朝臣莫不讜譚
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而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
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
素繇是銜之

崔弘度開皇中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
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簡較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
無所降下

守文化及煬帝爲太子時領千牛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化及繇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

唐楊國忠玄宗太真妃從祖兄也代李林甫爲右相
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
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願指氣使無不讜譚
國忠既以宰相典選嘗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
垂簾觀之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
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
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
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
對大噓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 八

姦邪

貪黷

害賢

譴讓

姦邪

夫姦其迹邪其謀有國者之所防也故書去邪勿疑
又傳曰去惡務本若乃席天媚之勢居肺腑之地因
緣會遇盜竊名器絲足餘險偽之行逞邪僻之志誣

構以縱其毒諛佞以極其惡專權怙寵忌前擁已以至忘社稷之計致邦家之亂者咸載之方冊焉其亡身覆族之禍復何足道哉

漢上官安以昭帝后父為車騎將軍數守大將軍霍光為蓋主所幸下外人求侯

守求請之

及安父左將軍桀

一官祿外人

不由才德故云妄

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

幸克國為大醫監闢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旦盡蓋主為克國入馬二十疋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位亦怨望桀安即說光過失丁燕王令書告之又為丁外

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葬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繇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帝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帝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

王鳳元后之兄為大將軍輔政成帝時定陶共王來朝因留國邸旦夕侍帝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嘗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嘗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

帝與相對涕泣而去

淳于長少以元后姊子為黃門侍郎未進幸會大將

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

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弟屬音之 欲切成帝嘉長義拜為

列較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

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

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乃

追託奏請罷昌陵功賜爵列侯

王根成帝舅為驃騎將軍成帝無繼嗣中山王定陶

王皆入朝定陶傳太后多珍寶賂遺趙昭儀及根陰

為王求漢嗣皆見帝無子欲豫自結為父長計更

譽定陶王帝亦自器之遂立為太子

王莽以孝元皇后之弟子封新都侯時太后姊子淳

于長以材能為卿先名位居其 左右前也莽陰求其

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護忠直

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平帝遂擢為大司馬莽以大

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

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

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說讀 莽皆傳致其罪 讀

日附附益而引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懼不敢

致之令入罪

不上之奔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奔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肆放也乃復令光奏宜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妄稱譽之誤或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奔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類也太后獨代幼主執政誠可畏懼力用功正天下尚恐不從勉也今以私恩逆大

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

復徵召之

安猶徐也

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奔之所以脅

持上下皆此類也

後漢竇憲章帝竇后之兄竇后之譖梁貴人憲等諫有謀焉

取竇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以妃為其園大貴人帝以竇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嘗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晉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為中護軍豪俊無齊限

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

楊駿以武悼皇后父爲車騎將軍武帝疾篤未有顧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令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帝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

駿弟珧爲衛將軍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

賈模太尉充之從子賈后既豫朝政擢爲侍中加授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

賈謐母賈午太尉克少女也謐以克外孫嗣爲魯公賈后母郭槐欲以謐父韓壽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

亦欲婚韓氏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怨謚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宮軍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放金鏞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

後魏盧道虔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道虔外甥李或尚莊帝子豐亭公主因相藉託

唐武三思則天皇后之兒子爲特進賓太子賓客性傾巧便僻善事人又以宗室中近屬特蒙信任天后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相繼被寵幸三思與從父兄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將欲乘馬三思等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稱爲王子晉後身極筆褒美三思以天后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兄弟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山與泰宮于萬壽山請天后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

衆百姓怨之神龍三年五月己亥中宗以穀價踊貴
召太府卿紀處納親問其故翌日左驍衛將軍兼知
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
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不能納忠故有其應
三思陰諷之也

韋溫庶人從父兄神龍中以后族累遷戶部尚書爲
人庸昧李多祚舉兵之後韋氏不安拜溫爲太子少
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自固及韋氏臨朝溫爲謀首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玄宗天寶中爲監察御史時
帝春秋高意有所惡故國忠以此得深探上旨其摘

錄昔以是中驟遷侍御史度支員外郎給事中御史
中丞兼掌錢穀出入禁闈日加親幸武部侍郎吉溫
爲國忠陳移奪執政計國忠深納之刑部尚書兼京
兆尹蕭烱御史中丞宋渾皆李林甫所親善國忠以
飛言奏貶林甫不能救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勢
與國忠侔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鉷第
錡與邢宰有姦謀事洩國忠因而陷之坐以大逆代
鉷爲御史大夫權領京兆尹五日窮竟邢宰杖黨獄
成而罷又密奏林甫黨鉷及交私阿布思狀哥舒翰
陳希烈附會證成之帝繇此疎林甫天寶末官至司

空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而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儲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御土請命其事廼止

貪黷

夫徇財曰貪玷官爲墨而有處帝戚之重緣外氏之恩專枯威權罔飾簠簋託勢貴寵負氣驕吝受賕以薦士通賄以亂政掎克是逞聚斂無厭乃至陷人非辜安忍取貨濫聲遠播醜跡自彰用速簡書斯可痛惜者矣

漢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爲太尉親貴用事時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帝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

田祖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勝子也嗣勝爲周陽侯武

帝元狩三年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

臣欽若等曰軹侯薄昭孫梁也

後漢竇憲章德竇皇后兄也和帝時爲侍中虎賁中

郎將持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

公主明
帝女 王畏逼不敢計

梁冀順烈梁皇后兄也爲大將軍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攷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陳宋佛念後廢帝陳大妃叔父也爲出兵較尉大通貨賄侵亂朝政及順帝昇明初賜死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宣武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入高氏

北齊尉景仕東魏爲太傅景妻神武之姊也以勲戚

每有軍事嘗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干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

婁叡武明皇后母弟昭子也叡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

婁定遠武明皇后之姪也武成帝時封臨淮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拜司空趙郡王之奏黜

和士開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

唐蕭造隋大業時以后族歷太府卿巴東太守所在之職多以贖貨聞緣於外戚累原其罪

賀蘭敏之則天皇后姊子也則天繼母榮國夫人楊氏卒則天內出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

竇瓊昭成皇后之兄玄宗開元初以舅氏封畢國公而兄弟希城希玠皆貪鄙過自封植瓊又甚焉

王守一玄宗王庶人同母雙生也性貪鄙積聚巨萬開元十一年自太子少保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別駕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薛諗玄宗甥也性貪猥恃託國戚恣行兇忍嘗於私第使郡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經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長流襄州死於路

張清尚玄宗公主爲駙馬都尉肅宗乾元元年二月贊善大夫張奭狀首清受錢二千貫許秦免交儲罪帝乃清子婿不寘于法勅清母決四十放贖錢初奭父爲御史大夫玄宗欲幸蜀改戶部尚書長安失沒

於賊偽授侍中至德初克復倚懼真遂納賄於清以
求免罪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授衛尉卿未帝即位為
租庸使守戶部尚書巖以勳歲自負貨賂公行天下
之賄半入其門豐其飲饌動費萬錢傲歛網羅其徒
如市權勢燠灼人皆阿附

害賢

害仁以求生先聖之深戒傷賢而被禍往志之剛微
降自漢代政化多缺寵母后之黨貴皇嬖之族位高
而難制勢去而莫遏故有竊弄政柄擅作威虐光寵

支附忌克忠良造為飛條誣以深釁諷希旨之吏
文致之辜俾良士滯於下僚忠臣陷於非辟天之瘴
惡威以自貽故昔之明王所以右賢而左戚者誠有
旨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皇后同母弟為丞相初魏其侯竇
嬰聞有劾即陽病瘳不食欲歿或聞帝無意殺嬰復
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蚡為作
飛揚誹

誇之
語也故嬰論棄市渭城
王莽以元后之子為大司馬初前將軍何武舉後將
軍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用莽莽諷

有司劾奏武祿互相舉皆免武就國元始三年呂寬
 等事起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
 後漢竇憲以章德皇后之兄為大將軍初梁諷為憲
 軍司馬後坐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又
 何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
 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大傅
 梁商以順烈皇后之父為大將軍初王堂為汝南太
 守商及尚書令袁湯以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逆
 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
 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

梁冀以順烈皇后之兄為大將軍太尉李固議立清
 河王恭為嗣冀不從後歲餘其陵劉文魏郡劉鮪共
 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在河
 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鎖詣闕通訴
字林曰金鎖
榘也鎖音質
榘音竹
心切
 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冀聞之大驚畏固明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
 遂誅之又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帝忿其刺已以
 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音幾陷死者
 再三又杜喬為太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
 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

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
 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
 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
 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
 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冀又聞
 郎崔琦才請與交琦作外戚箴白鵠賦諷冀冀怒遣
 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
 陰求殺之又种暲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黃
 金為文蛇以獻冀暲糾察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
 懼不敢案之冀繇是御怒於暲會巴郡人服直聚黨

數百人自稱天王暲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
 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暲承太尉李固上疏梁太
 后省奏乃赦暲承罪免官而已又馬融為南郡太守
 先有事忤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
 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又陳龜為度遼將軍既到職州
 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冀與龜素有隙譖其詛
 毀國威挑取功罪挑猶取也獨取其義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
 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復徵為尚書冀虐日甚龜自
 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晉楊駿以武悼皇后之父為車騎將軍輔政惠帝即

位以張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駿所忌皆不與朝政

唐武承嗣以則天兄子爲文昌左相時張嘉福等請立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以問地官尚書格輔元罔稱不可承嗣譖之罔及於禍天授三年一月御史中丞來俊臣奏言鳳閣侍郎任知古地官侍郎狄仁傑冬官侍郎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右丞盧獻可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並謀逆請誅之制不許特令免死承嗣奏曰仁傑等包藏逆節事迹並彰陛下雖欲屈法伸恩無以懲之凶惡帝曰朕好

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殿中侍臣崔獻可奏曰陛下不殺裴宣禮等臣請絕命於前遂以頭觸殿階流血覆面獻可卽宣禮之甥以此表入臣之節鳳閣舍人向光道侍御史張知默又極言請誅之不許准左授知古江夏縣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江陵令獻可西鄉令行本嗣真流于嶺表

武三思以則天兄子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敬暉等立功後卽掌知國事桓彥範爲侍中時韋皇后既干朝政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爲彥範等所廢

嘗深憤怨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
韋氏既雅爲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乃日夕讒毀
彥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爲扶陽郡王敬暉
爲平陽郡王張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暉爲博陵王
袁恕爲南陽郡王加並特進令罷知政事三思又慮
其更爲已患乃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暉等並
流于嶺表而死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
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
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郎朱璟執奏月將
所犯不合死三思怒竟斥璟爲外職

揚國忠以玄宗貴妃之從祖兄也爲右相初顏真卿
天寶中爲殿中侍御史東都畿內採訪判官轉侍御
史武部員外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

譴讓

夫寵而不驕其人蓋寡盈難久侍在理固然夫以姻
接天枝親連帝胄咳唾生珠玉呼吸下霜露膏粱之
性既居安而忘危高明之家故蒙禍而嘗酷誠防閑
之失道亦漸靡之使然是以傳后于朝雅游數以爲
諫東平致問肅宗笑而不言良有以哉

漢薄昭以文帝舅爲將軍封軹侯十年昭殺漢使者

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太后憎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籍不得朝請

霍禹以宣帝后兄嗣父光博陸侯為右將軍初帝始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

切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帝

始聞之未察

未知其虛實

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

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

衛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

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

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

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

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特但

又收范

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

許史子弟代之

王商以元后弟封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成帝借

明光宮

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

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

輯與同

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令洗輯人爲越歌也輯謂擢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撓音撓越歌爲越之歌也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

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顛白虎殿

黃圖

云在未央宮

於是帝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

黥劓謝太后聞之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較尉京兆

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

僭上赤墀青鎖

以青畫戶邊鏡中天子制也青鎖者刻爲連鎖交而以青塗之

紅陽

侯立父子藏匿奸猾亡命賓客爲群盜司隸京兆皆

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

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言此罪過並自爲之

而欲自黥劓

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

強上一身寢弱日久

寢弱也

今將一施之

行刑罰

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

令惣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

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音藉橐請罪

自坐橐上言就刑誅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帝不忍誅然後得已

商子況嗣成都侯緩和元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

免

王莽以元后兄子爲大司馬封新都侯哀帝時傳太

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不廣尊尊之義
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
土請免為庶人帝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
就國

王邑以元后兄子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
為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哀帝及更以此
事請於太后太

后云無此言故矯事
發覺也復音扶目切太后為謝帝以太后故不忍誅

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

後漢竇融為衛尉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勲尚泚陽

公主明帝永平二年融從兄子護羗較尉林以罪誅

帝繇是數下詔切責融融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

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
相構會竇嬰之罪使至誅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

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

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

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

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

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梁松尚舞陰長公主為太僕竇固尚涅陽公主為中

郎將明帝永平初越騎司馬杜保仇人尚書訟保為

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

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煽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
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
得不罪詔免保官

馬廖以明德皇后兄封順陽侯章帝建初四年以特
進就第是時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子
豫為少兵較尉遂投書怨誹又廖弟防光奢侈好樹
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
考繫物故

竇憲以章德皇后兄為虎賁中郎將憲恃官掖聲勢
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王園田 沁水公主 明帝女 主逼畏不

敢訴後章帝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切唱音 一介切或作鳴音鳥故切 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

責曰深思前過奪王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 差也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嘗令陰黨陰博鄧疊

三人更相糾察 以陰鄧皆外戚恐僭踰故使 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 故諸豪

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 切切

猶勤也 今貴王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

雛腐鼠耳 鳥子生而 啄者曰雛 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

文乃得解使以田還主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晉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未為護軍將軍南頓

王宗素被親信成帝初亮輔政宗謀廢執政亮殺宗
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嘗日白頭翁何在亮對
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
舅作賊若何亮懼變色

庾懌以成帝舅爲西中郎將鎮蕪湖嘗以毒酒餉江
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赴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
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遂飲鴆而
卒

梁王寔尚武安公主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壬三日
出襖寔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寔稱主名

謂王曰蕭王誌念寔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
啓之因此廢錮

後魏馮修以文明太后兄子爲尚書封東平公其兄
誕性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
太子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

唐程昌裔尚廣平公主天寶十載正月望夜楊貴妃
家五宅夜遊與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
公主衣公主墮馬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搥公主泣奏
之帝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

王士平尚德宗女義陽公主爲駙馬都尉貞元十二

年五月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悉詣銀臺奉慰及廻
士平遂邀駙馬郭暖張昭賢張怙及女婿嗣許玉昭
曖堂弟煦暉并教坊音聲人曹自慶並於宅中飲樂
德宗怒之下詔曰先聖忌辰纔經叙慰戚里之內固
在肅恭而乃遠從宴遊飲酒作樂既乖禮法須有所
懲前汾州長史郭煦宜於袁州安置苟南鄭縣尉郭
暉於郴州安置曹自慶配流永州其駙馬郭暖王士
平仍令並歸私第是歲士平與公主忿爭監使奏其
狀令公主入內安置中使令士平送歸宅不許出入
崔妃尚順宗女東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憲宗元和五

年正月勅公主及妃所賜錢粟等並宜權停

于季友司空頤第四子尚憲宗女永昌公主爲殿中
少監駙馬都尉季友兄敏誘梁正言之僮支解棄於
溷中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詔三司使案問乃投
死奴於其第獲之頤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季友
追奪兩任官階令在家循省

韋讓爲駙馬都尉敬宗寶曆元年讓以擅決百姓罰
兩季俸料

劉垺爲駙馬都尉文宗太和三年王隴州刺史於本
道節度使禮不恭爲其所舉降爲虜州刺史又潛入

京詔下臺司鞠問翌日放歸私第尋除硤州刺史馳
驛赴任

韋處仁爲駙馬都尉嘗入見巾夾羅巾以進文宗曰
本慕卿門戶青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市服從他諸戚
爲之卿不須爲也

竇滌尚延安公主爲駙馬都尉太和四年正月勅以
公主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滌兩月賜
錢

冊府元龜

